

書 評

慈 波^{*}

沙先一著

《清代吳中詞派研究》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258頁，ISBN 7-02-004659-2

清詞號稱中興，不僅詞人眾多，詞作繁富，而且流派紛呈，風格各異。諸多詞派之間的滲透與影響，各種詞學觀念的衝撞與交融，構成了清代詞壇的獨特風貌。在清代詞學的建構歷程中，熔冶詞壇風會、詞人群體、詞調創作、詞學論著於一體的詞派研究正日益成為關注的中心。從稍早的陽羨詞派、浙派、常州詞派的研究，到近日的雲間詞派、臨桂詞派、柳州詞派等派系的研究，學界對清詞的研治，正由對清初的關注逐漸向中晚期延伸；由對清代詞學宏觀、寬泛的把握，向深入、細緻的研討邁進。沙先一博士的《清代吳中詞派研究》，視野獨到，分析透闢，理論闡釋與文獻解讀並重，既有宏觀把握，又不廢細部辨析，充分體現了清代詞學在理論建設上的新成績。

該書共分九章，對吳中詞派進行了詞學史上的第一次全面梳理與系統研究。首先，作者站在學術史的高度，從乾嘉學術的影響、地域文化的浸潤、家族文化的薰染、詞史風會消長的需要和個人的組織作用等方面，闡釋了吳

收稿日期：2005年11月29日，通過刊登日期：2006年4月19日。

* 作者係復旦大學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Bo Ci is a Ph.D. student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t Fudan University.

中詞派形成的社會文化動因；並結合當時（嘉慶、道光年間）的詞壇風氣，辨析了吳中詞派與浙西詞派和常州詞派的離合，為吳中詞派獨立成派正名。接著，作者根據吳中詞派自身發展的規律，選擇節點，對之進行分期研究，體現了對該派的宏觀把握；同時，作者又選擇戈載、朱綬、沈傳桂及王壽庭、宋志沂等前後期代表詞家，探討他們的詞學觀念與創作成就，微觀分析細緻扎實。然後，作者抓住吳中詞派自身的特點，對之進行了特色個案研究。針對明清時期文學發展中尤為顯著的地域文化與家族文化特點，沙博士論證了潘氏家族在吳中詞派發展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根據詞話、詞韻著作與詞選對吳中詞派形成、衍變及輻射所發揮的重要作用，作者精心擇取了杜文瀾的《憩園詞話》、戈載的《詞林正韻》和《宋七家詞選》，從詞學發展的角度分析了它們對吳中詞派的重要意義。而書末所附的清代吳中詞派詞人小傳和詞集見存書目初編，則從詞家和詞集兩方面對吳中詞派進行了較為全面的梳理，資料翔實，便於檢閱。綜觀全書，既有吳中詞派的立派分析、詞人群體與個體研究，又有詞派的自有特徵闡釋以及詞人、詞集的全面搜討，基本涵蓋了吳中詞派的面貌，一編在手，清代吳中詞派全貌略可窺測矣。

該書充分體現了作者的學術探索精神。作者在全面掌握吳中詞派資料的基礎上，獨立思考，勇於立論，為吳中詞派正名並進行系統研究。這對學界一般將吳中詞人視作浙派後勁的看法無疑是一重大突破。作者對吳中詞派與浙西詞派的離合狀況進行了深入的剖析，認為兩派在詞學風格和地域上頗有淵源，吳中詞人王昶和吳中詞派的領袖人物戈載對浙派重要選本《詞綜》有增輯補編和批選抉擇，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對浙派詞學觀念的認同，而兩派詞人之間亦有唱和。但是吳中詞派對於浙派的游離更大於聯繫，正是這種游離，構成了吳中詞派獨立成派的重要依據。作者認為儘管吳中詞人也主張騷雅，但是視浙派僅重取法南宋的姜夔、張炎而言，他們更進一步推及吳文英、王沂孫、周密，並上溯至北宋的周邦彥，眼界更為開闊。儘管浙派也重視聲律，厲鶚甚至也斤斤於句讀之間，兢兢於去上之分，但是這只是浙派論詞的一個方面，而且被其清雅主張所掩，未能得到繼續發揚；而吳中詞派則專主聲律，以律與韻作為論詞、創作的核心。更重要的是，對於吳中詞派的界定要充分考慮時人的觀點與看法：吳中詞人群體具有強烈的地域群體意識，表現出濃郁的宗派特徵，同時或稍後的一些詞家大都將他們視作一個流

派，而浙派殿軍郭麐也並不把他們視作同派中人，且對之頗有譏彈。因此，吳中詞人群體應該被視為一個獨立的詞學流派。同時，作者還考察了吳中詞派與稍前的常州詞派的關係，注意到吳中潘氏詞人對常州詞論的推闡所發揮的重要作用，認為吳中詞派對常州詞派的詞學觀點頗有認同，吳中詞人對吳文英的重新解讀與推重也和常州詞派的見解潛通暗接。但是吳中詞派對常州詞論的汲取都基於一個前提，即對嚴於律韻的秉持。由此可見，將吳中詞派獨立研究已經具有充足的學理基礎。

該書在吳中詞派本體研究方面進行了一系列有益探討，釐清了一些重要問題，深化了學界對吳中詞派的認識。作者善於把握研究對象本體特徵，深入內部，具體細緻地對吳中詞派前後期詞人詞作進行了分析闡釋，既抓住他們重視聲律的派別特徵，又注意論述各家的具體觀念，對各家風格的把握也較為精準。正是這種扎實的全面梳理，為全書奠定了堅實的論證基礎。而作者對吳中詞派家族詞人群體、詞選、詞韻著作等特色個案的勾勒與解讀也就具有了豐厚的學理鋪墊，因此也就顯得極為出色。

作者敏銳地發現吳中潘氏詞人群與吳中詞派有密切的關係。吳中潘氏世禮詩書，家族文化積澱深厚，是吳中詞派重要的創作群體。他們人數眾多，創作豐富，和同派中人多有唱和，而潘鍾璣更是成為吳中詞派後期的領袖人物。他們在詞學觀點上強調重音協律，體現了詞派的共性特徵。憑藉地域上的家族群體優勢和政治文化上的強勢地位，他們廣結詞社，擴大交流唱酬的範圍，對於推動同派共性風格的形成和相近詞學主張的確立發揮了重要作用。而且，他們並不自縛於守律的詞學思想，對常州派的觀點多有汲取，在一定程度上顯現了調和融通的特點。常州詞派的重要文本《詞辨》和《宋四家詞選》都賴吳中潘氏刊刻以行，這不可避免地成為吳中詞派接受常州詞派影響的中介。此問題的揭出，無疑是切入吳中詞派自身流行的一個獨特角度。

對於杜文瀾及其《憩園詞話》的選取與論述則體現了作者匠心獨運之處。杜氏為浙江秀水人，並非吳中，於此作者則認為應注重詞學主張的趨同，而不宜過分強調地域性，杜氏作為吳中地域以外的詞派中人自亦無妨。作者注意到，杜氏論詞嚴於持律，尤審於去聲，對於戈載的詞學主張，更是深為服膺。他的《憩園詞話》較為集中地論述了吳中詞人，可以看作是吳中

聲律詞派的理論總結。他對夢窗、草窗兩家詞集的校刻，對萬樹《詞律》和戈載《宋七家詞選》的校勘，於詞作的傳播和聲律主張的推闡更是作用甚巨。認識到這點，杜文瀾在詞史上的地位及其對於吳中詞派的意義也就不言而喻了。

作者對於《詞林正韻》的闡釋用力尤多。吳中詞派嚴於聲律，律呂之學對他們而言正是安身立命之本。戈載《詞林正韻》作為清代詞韻著作的集大成者，是吳中詞派詞學觀點的集中體現，對於規範詞體創作和擴大詞派影響有著重大意義。作者對此前詞人用韻和詞韻著作進行了細緻梳理，認為清人強調詞韻和樸學興起、音韻成為專門之學有關；而詞樂的失傳、清人推尊詞體的觀念以及清初詞家對詞韻的忽視，也對詞韻著作提出了強烈的籲求。《詞林正韻》正是在這種條件下產生的帶有鮮明吳中詞派特色的韻書。作者指出，戈載在該書中系統地闡述了他的詞學主張和關於詞韻的見解：明確提出了嚴審律韻的主張，辨析了詞韻與詞律、詞調的關係，判明了詞韻與詩韻、曲韻的區別，分清了《集韻》與《廣韻》的差異。作者認為，《詞林正韻》在詞學批評史上開啓了重視韻律的風氣，促進了講求格律觀念的深化與普及，對創作起到了規範作用，並進而影響到晚清詞家對格律的精心推求。作者將該書和其他韻書作了比較，深入揭示了該書在詞學史上的意義，分析縝密，言之有據，相當具有說服力。

《宋七家詞選》體現了吳中詞派開宗與尊體的編選意圖，有重要的文獻價值與理論意義，作者對此也給予充分關注。作者認為戈載此書選目及所附各家跋語，表現了他崇尚雅正，嚴於律韻的審美追求與創作主張。所選七家，偏重南宋，又以北宋周邦彥作為詞學最高境界，復具有浙派與常州詞派影響的痕跡，是當時詞學思想交錯並存的反映。由於詞學觀念的相互契合，戈載此選尤為推重夢窗，直接影響到夢窗在詞學接受史上的顯晦，對晚清民國時期的詞學觀念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作者指出，作為學詞者必讀之書，《宋七家詞選》宣揚了吳中詞派嚴守韻律的詞學觀念，為詞人創作提供了範例，具有重要的理論與實踐意義。

《清代吳中詞派研究》立論客觀平實，體現了作者嚴謹的學術態度。作者以客觀真實為依據，立論不偏不倚，對吳中詞派在詞學史上的貢獻與缺失做出了合乎實際的評價。吳中詞派興起之時，正值浙西詞派末期，恰是家祝姜

張、戶戶朱厲之際，浙派力倡的清空醇雅，在只知一味規撫前人的末流手中，正日益流於空疏滑易；而常州詞派論詞重比興寄託，講求意內言外，對聲律不免忽視。吳中詞派崛起於此時，正是詞壇風會的必然，對於矯正詞壇積弊具有積極意義。另外，詞作為一種音樂文學樣式，有自身體制獨特的地方。後世儘管詞樂失傳，但是詞仍然不能僅作文字觀。吳中詞派強調聲律，正是在詞樂失傳之後，力圖通過對聲律的把握，盡最大努力恢復詞的音樂性特徵，是推尊詞體的表現。沙博士對於吳中詞派以上貢獻作了充分肯定，對於該派的弊病，也毫不隱諱地做出了批評。作者指出，吳中詞派過於強調聲律，往往為律所縛；在詞的選徑上偏於狹窄，這些都導致他們的創作成就未能超越前人，理論目標與實際創作之間有相當大的落差。對於戈載治詞只攻聲律、不及其餘，甚至為求自圓其說，強古人以就我，擅易詞句以求所謂合律的現象，亦提出批評。這種基於客觀事實、不對研究對象溢美吹捧的嚴謹學術態度，是值得提倡的。

這部著作反映了作者對吳中詞派的透徹把握，所有理論闡釋都建構於堅實的文獻基礎之上，洪纖並舉，見解深刻，很值一讀。該書在外部研究上甚為著力，若能進一步細釋吳中詞派詞人的作品，在精細解讀的基礎上勾勒體派創作的藝術特徵及其流衍軌跡，似當更為精彩。而沙博士對《宋七家詞選》的整理工作亦近完成，作為對吳中詞派研究的深化，對於它的問世，我們熱切期待著。